



风物咏

大黑山岛之恋

孟帆宁

一

时隔57年,我再一次踏上了这方让我魂牵梦绕的土地——大黑山岛。

从9岁离开家乡,到两鬓染霜归来,牵挂多年的海岛终于真切地铺展在眼前。远处的山仍是记忆里的轮廓,海边的礁石还是当年的模样,渔民的老住宅、我曾经住过的部队老营房,在视线里渐渐清晰。

我是和战友们一同登岛的,我指给他们看:“当年我跟发小在那片礁石上摸过螃蟹。”

我带着战友奔向岛上著名的龙爪山。记忆里的龙爪山满是荒凉,海岸边怪石嶙峋,海风刮得猛,光秃秃的山坡上没有几棵树,根本没有一条正经的路。唯一能往上走的,是一代代人脚踩出来的、窄窄的便道,碎石子硌得脚疼,旁边就是陡峭的崖坡,走的时候要格外小心。

如今,这里已是风光秀美的龙爪山公园,野路改成了规整的步道,有的地方还修了木质栈桥,沿途都装有护栏,走起来稳稳当当。游客们举着手机拍奇形怪状的山石、拍海浪翻涌着拍打崖壁的模样,也拍那壁立千仞的险峻悬崖,时不时听见“这景色也太绝了”的赞叹声。我心中感慨:这是我当年爬过的龙爪山,又好像不是。

路过曾经部队的哨位时,我特意停了停。当年,这里总站着值守的解放军叔叔,我常常偷偷跑过来跟他们聊天,问东问西,说些孩子气的话。运气好的时候,经他们许可,还能摸一摸他们肩上的半自动步枪。那冰凉的金属枪身、沉甸甸的触感,让童年的我大为满足,现在想起来还特别清晰。

如今哨位改成了观景台,站在上面能俯瞰整片大海。走到龙爪山标志性的天门洞前,看着海风吹过石洞掀起的浪花,我跟战友们念叨:“当年我跟发小来这儿玩,不敢靠太近,怕掉下去,现在修了护栏,安全多了!”

二

逛完龙爪山公园,日头渐渐偏西,我们走进岛上唯一一家饭店歇脚吃饭。

我指着窗外,与老板娘拉起了家常:“我小时候在这岛上生活过,一年级到三年级都是在北庄完小读的书。我还记得这里的山山水水,特别是学校里那棵老榆树,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!”老板娘一听来了兴致,问我:“那你当年的同学,有印象深刻的不?”我赶紧点头:“有宋培俭、葛长鹤、葛永年,还有我最熟的王玉萍——我们俩从一年级到三年级,整整三年都是同桌!”

邻桌的几个大学生停下筷子,安安静静听着。我语气里满是怀念:“王玉萍当年是我们班的三好学生,聪明又伶俐,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。那时学校有段关于她的顺口溜:王玉萍好学生,不打仗、不骂人,一考一个100分!”

老板娘接过话:“王玉萍现在可是长岛的‘旅游大拿’,重要客人都得她接待!她跟葛永年是夫妻,住在长岛呢!”话音刚落,邻桌一个女同学突然红了眼眶,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。她一边抹泪一边说:“爷爷,您记了57年的同桌,连当年夸她的顺口溜都记得这

么清楚,这种情谊太让人感动了……”

老板娘把王玉萍夫妻俩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写在纸上递给我,我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衣兜——找了这么多年的老同桌,总算有了确切消息!

三

在我记忆里,大黑山岛最鲜明的标签就是“蛇岛”。我小时候在这儿生活时,它就因“中国第二大蛇岛”的名号闻名全国。岛上随处可见蛇:大路上、小道旁、部队营房的前前后后、家属宿舍的院子里,到处都有它的身影,更有甚者,偶尔在家中也能碰到。岛上的蛇大多是剧毒的黑眉蝮蛇,占七八成,剩下两三成是无毒的虎斑游蛇、白条锦蛇。

与蛇有关的记忆,有好几件:

一天晚饭后,我和小伙伴们在营房周围捉迷藏。躲着躲着,看见路边有条棍子,想捡起来,手刚一碰到,那棍子突然动了——原来是条蛇!吓得我转身就跑。还有一次,几只斑鸠扑棱着翅膀掉在不远处。我兴奋地抢先跑过去,想捡斑鸠,可还没等我跑到跟前,一条蛇突然从草丛里窜了出来,先我一步咬住了斑鸠的翅膀。我压根不敢上前,看着蛇拖着斑鸠消失在草丛中。

如今的大黑山岛,早已不只是一个小海岛,成了旅游胜地,更因是《父母爱情》的拍摄地而火遍全国。随着电视剧热度不断发酵,大家口口相传,慢慢就把这里演绎成了父母爱情故事的发生地——仿佛江德福和安杰的爱情、剧中那些家长里短的日常,真的就是在这座岛上真实上演的。

我和这部剧的编剧刘静算是旧识。当年我们的父亲都在长岛南隍城岛的守备部队任职。

其实,没必要去追究故事到底发生在长山列岛的哪一座岛上、哪一个家庭、哪一个人身上。这部剧最成功的地方,就在于它写的是某一个特定的存在,而是我们整个长山要塞区的群像。尤其是要塞区里那些部队大院的家庭。每一家看剧时,都会觉得“这写的就是自己家”。清晨军营准时响起的号声、军属阿姨们凑在院子里织毛衣拉家常的热闹、我们这些大院孩子追跑打闹的欢腾,还有家人间的牵挂、邻里间的帮衬,全是我们当年最真实的生活日常。

这正是艺术“源于生活、高于生活”的魅力。《父母爱情》把整个要塞区的军营文化、家庭温情、邻里情谊都融入其中,还原了那一代大院孩子的成长记忆,同时也传递了部队里的坚守、家庭中的温暖、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等正能量。

离开大黑山岛那天,我在码头上回望,只见海水泛着细碎的波光,往远处铺展成一片透亮的蓝,像被天空染透了似的。大黑山岛早已不是当年那座偏僻冷清的小岛,每年大量的游客让海岛热闹起来,可它又没丢了根——没有因迎合热闹而削山填海,也没有为追逐流量而堆砌喧嚣。海边的礁石还在,山间的野趣还在,那份未经过度开发的原始质感依然清晰。翻天覆地的变化里藏着对本真的守护,才让它既成了游客喜爱的胜地,也成为写满我童年记忆和牵挂的第二故乡。

探奇弥陀礁

林海

很久以前就听说长岛南隍城岛有个弥陀礁。这个高70余米的礁,一面劈山,三面环海。石壁上有摩崖石刻,崖顶有个石刻棋盘,被称为棋盘山,又名陀佛山。我好奇,这是何时、何人攀高刻的?心遂向往之。遗憾的是,我在南隍城岛工作近三年,近在咫尺,却未见其真容。

据坊间传说,唐朝贞观年间,唐军东征,船至南隍城岛,为保佑东征顺利,一将领写好一个条幅,命一名擅刻的士兵,腰系绳索、悬浮半空、握凿挥锤、劳作数日,在直如平镜的崖壁上刻上了“南心济宅地阿弥陀佛”九个大字。

最早的史志记载见于光绪年间的《登州府志》,上载:“南隍城岛东南,一石壁立水中,水深流急,舟莫能近,上有‘南心济宅地阿弥陀佛’九字,名弥陀礁。”

20世纪90年代初,为求真实,长岛县志办公室主任包福华组织人员实地考察。8月盛夏烈日炎炎,考察队员涉险爬到山顶。山顶仅有一席见方,几块巨石横卧竖仰,半着半悬,摇摇欲坠,唯中间一石,方整平稳,刻有一方棋盘,长约80厘米,宽约40厘米,线条清晰。考察队员又腰系绳索,从山巅沿壁而下,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认证,确认了其中三个大字是“南”“师”“佛”。后来,又派人二次临险考察,确认九个大字是繁体的“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”,每个大字足有三米见方。至此,苍劲有力、丰腴凝重的九个大字的真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。

看来,前面所述的“唐军刻之”的故事不过是一则民间传说。究竟是何方神圣于何时雕刻的,至今还是一个谜。弥陀礁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,千古谜案、众人神往。

2023年9月,我与几位朋友踏上南隍城岛,这也是我离岛23年后再次踏上常常思念的故地。恰逢南隍城两级政府投资搞旅游开发,久别重逢的南隍城岛是那么亲切迷人。

在南隍城宾馆门口,宾馆张经理指着一辆崭新的观光车兴奋地说: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,这辆车是昨天刚到的,你们是第一批观光客。中午好好休息一下,下午我带你们去弥陀礁看看。”此时,我的心早已飞到神秘的弥陀礁了。

下午三点左右,阳光拨动着

大家急切的心绪。张经理亲自驾驶观光车,顺着正在修建中的观光路,我们一路说笑着来到山脚下。沿着观光小路,径直登上棋盘山,因为山势太险峻,路也只能修到离棋盘石几十米开外的地方,陡峭无路的山势,看着就让人目眩。那块半悬半着的平石上,隐约可见似曾相识的棋盘。

一位文化名人曾告诉我,棋盘线条清楚,勒石有力,但细瞧,却分不清是中国象棋还是围棋。说是中国象棋,线条太多;说是围棋,中间又多了一条“河界”。中间一溜“河界”的空白划开,背向大海的弈者拥有9乘10格,面向大海的弈者却占据11乘11格。

听了他的讲述,我好想与时光共语,与古人对话,莫非这真是传说中东征高丽的李世民在此曾与仙人对弈的神仙棋盘?

我不仅惊叹那个刻石人的勇敢和伟大,更惊叹这块半悬半依、摇摇欲坠的棋盘石,怎么能历经数百年或上千年而不坍塌。我敬重先人和大自然,给后人留下了太多想象空间。

因为摩崖石刻面向东南,离我们有一段距离,无法观测到,我们只能凭借别人的照片想象那“南无消灾延寿药师佛”九个大字,再次留下了一丝遗憾。

这时,我发现,南隍城岛的天竟然那么蓝,白云似万匹骏马奔腾而来;海是那样的清澈,茫茫大海上,虽密密麻麻却有序地分布着各种养殖用的塑料浮泡和养殖架子,波光粼粼、海鸥翻飞、渔舟穿行,好一派唯美繁荣的景象。一艘木壳机帆船马达轰鸣,从湾口驶来,钻进水光潋滟的太阳的光柱里……目睹眼前这如诗似画的景致,我们如此羡慕,渔夫每天都在用勤劳和理想探寻着不一样的诗和远方。

我们带着一半满足一半遗憾乘车返回。车入南隍城村,那一座座别致气派的渔民居住的别墅楼撞进眼帘,我忽然有一种错觉:渤海深处这些别墅楼仿佛一颗颗棋子,南隍城人不就是那些可爱的下棋人吗?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下出了一盘“耕海牧渔,勤劳致富”的大棋,“现代桃花源,渔猎南隍城”的棋局已经赫然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美丽富饶的南隍城岛,勤劳可爱的南隍城人,你永远都在我心里,我还会再回来的……